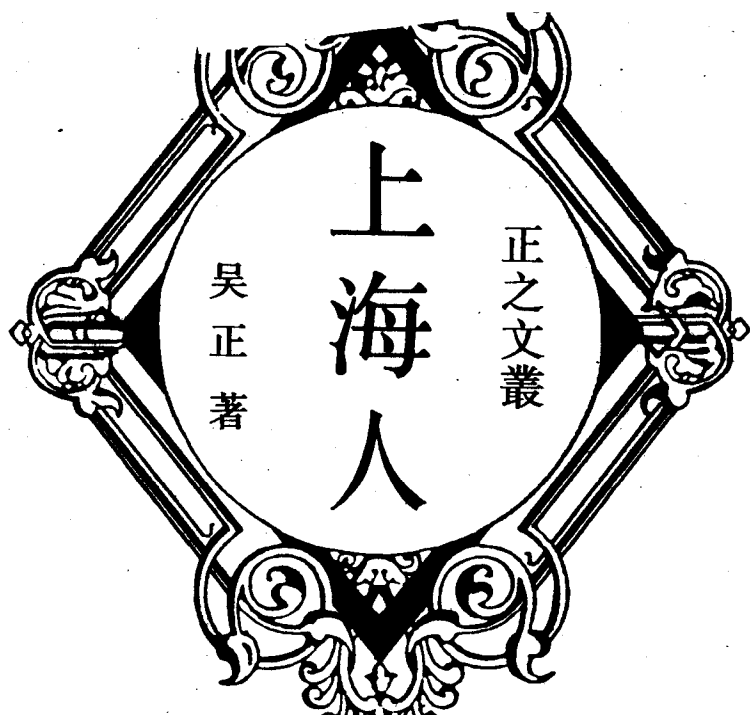


上海人

◎ 吴 正



正之出版社有限公司

上海人 吳正著

定價 HK \$45元(香港地區) ¥12元8角(國內地區)

正之出版社有限公司 / 出版 / 發行

ZHENG ZHI PUBLICATION LTD.

社址：香港太古城第四平台商場 P 404

電話：569-9110 567-0012

電話傳真 (FAX)：567-5081

印刷者：正之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刷部

封面設計：魯繼德

國際統一書號：96-7519-21-9

國內總發行：上海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4號

郵政編號：200020

一九九一年三月 (香港地區) 初版初印

本書擁有著作權、版權、不可翻印

本書若遇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謹以此書獻給我最敬重的人——

胡鍾義夫婦：

沒有他們給予我的昨天

便沒有我的今天

和明天。

作者 八六年仲夏於香港。

萌芽的種子

我是寫詩的，所以如何將散漫着的感情集中，濃縮成一首詩，詩中的一行，行中的一字，這是我在前幾年文學創作中所追求的目標。這一次的要求正好相反：我必須將若干個已經形成了的詩核溶化開，然後再均勻地稀釋進這一部三十多萬字數的小說中去，讓它的每一段、每一節都盎然着一種不可被捉摸的詩的趣味。

已經適應了前一種思索方式的我覺得這樣做的難度更高。

我從沒想到，也不可能去聚集起勇氣來嘗試這麼一種任務的，直到有一天。

那是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的一天中午。我重遊杭州，緩步在「一枝楊柳一枝桃」季節中的白堤上。堤岸上的遊人十分稀少，左邊是波光粼粼的西湖，右邊也是；四周圍很安靜，道路躺在和煦的陽光中，筆直地向前鋪展出去，由寬到窄地中止在了一座青白石的拱橋間——那便是著名的斷橋。我的感覺敏銳極了，敏銳得時刻準備凌空起飛。

在我一邊走着的是我的太太，她叫美美——不是樂美也不是曉冬，她是她倆的集合體，或者說她倆是她的分解存在。

在我的另一邊走着的是雁翼先生，他矮矮的個兒，穿着一件黑厚呢的長大衣。他的手插在大衣袋中，十分健談的他已有很久、很久沒有說話了。對於我，他不只是一位中國著名的作家與詩人，而且

更是一個支撐者，激勵者，這個世界上已很少有的，對誰都充滿了善意理解的長者和一個我因此願意，也敢於向他傾吐一切肺腑之言的文學前輩。

「我說，吳正，」他停下腳步來，望着一片正暈目地反射着陽光的西湖水，湖邊上橫着一條空置着的、墨綠色的長椅，「把你所有的那些生活都寫出來！——用小說或者劇本，而不單是詩。至於書名麼……書名就用〈上海人〉！」

「小說？這哪能行？……」我與其說是驚訝不如說是膽怯。

「爲甚麼不行？」他反問我，「你有相當的寫作基礎，這點別人也可能有；但你有這類感覺和感情的基礎，這卻不是別人會有的。爲甚麼不行？我們對你都有信心，」他的目光跨過我，投向站在我另一邊的我的妻子，「你自己爲甚麼反而沒有？」

我回過頭去望美美，她並沒有點頭或者搖頭，但她的眼睛在說：「對的，雁老說的是對的。」

於是，我再望向西湖和那張空椅：在我與她的那段長長的熱戀期中，曾有多少個下午、黃昏和晚上我們就是在白堤或蘇堤上的一張類似的長椅上坐過去的。

上海人，這三個字，就是一粒種子在那一刻上默默地播入了我的心中。

*

*

*

兩天後的清晨，雁老已去了北京，我的太太也回上海的家中去探親了，祇留下我一個人孤孤單單地從杭州搭直通機回香港去。

我最憎恨飛機誤點，但這是一次有價值的誤點。兩小時額外候機令我能有在寬闊、高天花板的候

機廳中來回踱步、思索的機會。大廳中的溫度很低，但我的體內卻熱血湧動，我正感覺到那顆（上海人）的種子萌芽、爆發時的強大生命力！

至於粗大成株，那是九個月後今天的事了，不管這棵木材的質地究竟如何，使我感到安慰的是：總算我把它在這片文學之林中樹立了起來。

最後，我要再一次表達的由衷的感激仍然是對於雁翼先生的：假如沒有他幾年如一日的關懷和不斷地通過書信和長途電話的鞭策以及信心的灌輸，不要說是這部小說，就連我所有的文學創作活動也可能一早中斷了。

作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於香港。

第一章

一九七七年的隆冬，在上海，夜已深了，是一條景深而蕭條的大街……

大街旁的高壓水銀燈把路面照得一片慘白，路上行人已很稀少。但陸續不斷的自行車仍迎着寒風費力地蹬向前去，這都是些上夜班的工人。街旁還有幾家亮着日光燈的店鋪開着做生意，陽春麵和生煎包誘人的香味從熱霧騰騰的店堂裏飄出來；有的人抵禦不了這種嗅覺和視覺的引誘而下車來，在門口撐起身身的腳架，走進店去。然後再在油膩膩的桌邊坐下來，脫下棉手套和口罩，再把它們合在一起，擺在了桌的一角上。「辣醬麵一碗！」或「生煎一客加牛肉湯一碗！」不一會兒，人便埋頭在了熱氣騰騰的享受之中了。但多數的人只是斜眼望着騎過而不下車的。不是怕夜班遲到，那是因為錢的問題：對於多數每天祇允許三毛錢伙食費的工人來說，這是一種奢侈——至少不是人人在天天都能享受得到的奢侈。

從街的那一端過來了兩個青年人，一男一女。男的約莫有一米七五的身高，推着一輛自行車。他的女友走在他的邊上。自行車的書包架上攔着兩把小提琴的琴盒，車的把手上掛着一隻長拾圈的尼龍質的譜袋，裏面塞滿了脹鼓鼓的內容。

他們是這家點心店的常客，只要是在夜晚，他們又打從這裏經過的話。但今晚上，他們似乎走得特別地緩慢，當來到日光燈的燈光潑潑出來的店門口時，他們還是照例地停下了腳步。明亮的光線照

出了那位推車男子的側面：一條令人印象深刻的鬚腳，深濃而且粗寬，直連到他的下顎，這很會使人聯想到某種歐洲的人種和那裏的藝術家。他朝着光亮的店堂裏轉過臉來，使人失望地見到他的那一張並不如想像之中那麼瀟灑的面孔：一副秀郎鏡架，一對深邃，智慧和富於思索能量的眼睛在鏡片後閃閃發光。

「樂美，」他向着身邊的女友說，「進去吃點甚麼嗎？」

「嗯……」她也向着光明的出源處轉過了面孔：一條長毛的灰色長圍巾在她的脖子上繞過幾圈之後便將她的臉蛋的下半部也裹藏了起來，只露出一對眼睛，這是一對水汪汪的，充滿了柔情的眼睛。烏黑的長髮在靠近髮根處被一段橡筋緊紮住，垂下了一束類似馬尾的散辮。

「今晚，正之，我……」

「那……我們就走吧！」其實，正之自己也不大有吃宵夜的情趣。他是個滔滔不絕的健談者，今晚上卻一言不發。

李正之和吳樂美同隨一位老師學提琴，他們相識十多年了，但彼此互吐愛慕之心還是七年前的事，當時正之是二十二，樂美祇有十九。在上海，他們都是屬於「待配」青年。七年前的一場「一片紅」的插隊落戶的運動使他們都險點兒失去了那份在上海生活的權利，但他們還都堅挺了過來。當然，不管是真是假，他們也同與一個能從那場疾風暴雨中倖存下來的「三屆」青年一樣，有着各自應付當局的理由——樂美是「心臟」病；而正之的名堂更是駭人聽聞：間發性精神分裂症。

他倆的朋友章曉冬卻是少數的例外者之一。除了「就是不去鄉下」的對抗之詞以外，她完全沒有留滯的理由。她是一個堅強的姑娘，愛憎分明，她從沒有，也永不會就範在被迫的壓力之下。這或者

是她父親性格的遺傳，不過誰也沒有見過她的父親，他是五七年反右運動的網中之魚，而後就被遣派去安徽工作，每年回家探親一次，每次一個多星期。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她的美麗是她母親的給予：白皙的皮膚，希臘式的臉型，一頭光澤的秀髮會令人聯想起外國畫報中的某位明星。她的表情是矜持的，她的眼神是含蓄的，其中總是閃爍着一種不屈的光彩，這正是她的那顆不肯妥協的心靈所推開的兩扇窗戶。她很美麗嗎？是的，她確很美麗，但這似乎是一種不到正常溫度的冷冷的美麗，令人敬慕有餘，卻缺乏接近的勇氣。

但對於正之和樂美來說，她遠不是如此。她自幼學鋼琴，在十多年前被分別介紹給他倆當伴奏，一直至今。十年了，他們所經歷的這個人世間的苦風淒雨的時間、地點和性質基本上是一致的，共同的命運和感受使他們成了推心置腹的摯友。雖然，在正之與樂美這對戀人前，她是局外者，但他倆從不那樣地來看待她。每星期都有一、兩次，他們三個人會聚在曉冬的家裏，傾聽着在那些已經沙啞了的七十八轉的粗紋唱片上旋轉出來的不朽的旋律，他們的眼睛會死死地盯住了那柄正平穩地向內圈緩緩移位着的舊式電唱機的機頭，如痴如醉。然後便是自己的嘗試：將鋼琴蓋打開，將提琴弦調好，一個點頭，音樂就剎那時地轟響起來。他們盡力地模仿着唱片中的處理，使自己深深地，深深地進入到一個音樂所渲染的境界中去：他們想像着多瑙河的水波，維也納的塔尖，是夕陽，是鴿羣，是海天一線的遠方……

他們幾乎已經忘記了窗外的那個畸形，喧囂而又曠漠的世界。甚麼人上台了，下台，甚麼人又上台，他們不想知道；吉甫車的檢閱，高呼「萬歲」的人潮與他們無關，他們是屬於眼前的，那方小小的天地的，因為那方天地也屬於他們。

今晚，正之和樂美就是從那方天地出來，再走進了這個冰冷的冬夜的現實裏。一樣的在音樂中的陶醉，一樣的真摯的友情，直到曉冬將他倆送到弄堂口。她突然在那凜冽的北風中向他們宣佈了一項霹靂般的消息：她準備去香港了，而且三天之後就要動身！當曉冬的那對含蓄的眼睛在黑暗中凝視着他倆時，他們不知是驚還是喜，他們不知是夢，還是真。但她確不是在說笑——她從沒有說笑的習慣。

「真的？曉冬，你……」

她冷靜地點了點頭：「是的，我結婚了，他……他住在香港。」

「結婚？……」一團謎語般的疑問深濃着，膨脹着，變成了摸不着邊際的黑色的雲層，雲層追隨着他們從水銀燈的大街上拐進了一條路燈惺忪的長弄堂裏。

這便是他們自從與曉冬分手後彼此間沒有說過一句話的原因。現在，他們仍然保持着這種沉默的狀態，兩個併肩行走的人影加上一輛自行車，在幽黃色的燈光下拉長了再縮短，縮短後又變長，只有鞋底敲打在路面上的聲音，卻聽不到人語……

論去香港的應該是正之，他的父母都在香港。二十年了，就這麼一個孩子，但却留在上海。十六年來，正之的申請一直被拒，不知經過了多少次的反覆。他最後的一次申請報告是在三年前遞送上去的，結果就像以往無數次一樣：猶如一塊沉入了大海的石頭。香港，這盡在夢幻中的油燈正慢慢地、慢慢地暗淡下去，幾乎要瀕於熄滅了。突然，它又在他眼前奇蹟地閃亮起來，而撥大了燈蕊的卻是他從沒有想到會是她的曉冬！

深深的長巷在他們步履的有節奏的「咯咯」聲中漸漸地縮短了。在那條弄堂的盡端站立着一幢新

式里弄型的住宅。他倆在那裏收住了腳步，小鐵門被推開了，一座荒蕪了的小花園出現在他們的面前。靠着圍牆，有幾棵佇立着的禿樹的影子，離小鐵門約十步之遙是通向主屋去的台階。一樓的某個窗口中還有黃光透出來。正之抬頭向着二樓的幾個黑洞洞的窗口望去——那兒就是他的家。

除了音樂之外，正之還自修英語。幾年前，正之已將國內大學的英語教程全部自學完成，現在他正閱讀着一本又一本的英語原著。但他最大的嗜好乃是詩：他讀詩，他寫詩，他思索着詩，每時每刻；他愛詩，愛得發狂。每當與人談到詩的構思與創作時，他更會激動得面色蒼白，呼吸急促——別人無疑是會將這當作是「間歇性精神分裂症」的一種症狀，只有樂美，她徹底地了解他，他倆溫柔地深愛着。樂美可以整整一天又一天地傾聽着他激動的自白，然後投入他正像火一般燃燒的胸膛上，聽着他「咚咚」的心跳。他們可以幾十分鐘沒有言語，然後她抬起頭來：「我不完全能聽懂——但我愛聽，愛聽極了！不僅你愛詩，正之，我也愛詩——因為我愛你。」他柔柔地吻着她的殷紅的咀唇，他的眼眶中閃動着淚花……他說：「沒有你，我不會寫詩，美……」

而此刻，他們正站在小花園中依依不捨：寒風嗚咽着，他們各自將圍巾裹住了自己的面孔，他們的臉頰凍得紅通通的。四隻眼睛在幽幽的光線中閃閃發亮。

「十六年了，」他說，「我從少年進入了壯年。爸爸的身體每一天都有垮下來的可能，媽媽又不會處理那裏的一切，真不敢想像……」

她說：「假如你在六六年之前的申請就成功的話，現在你早已從美國學成回香港，你爸爸的公司也後繼有人了……」

「但我不想那樣。」

「爲甚麼呢？」

「在美國，我認識不了妳，我不能想像沒有妳的日子將會是怎麼樣的，我願在這兒等，等到妳在我的生命中出現了，然後被我愛上——」

她笑了，笑得無比地溫柔，他將她的圍巾拉低了一點，那對殷紅的咀唇露了出來，在那毛茸茸的圍巾的邊緣上，四片咀唇膠合在了一起……

夜寧靜着，風聲、禿樹、寒月……他們溫暖在愛的擁抱中。

當騎車的樂美的身影又從那條空無一人的，亮着黃色路燈的弄巷的盡頭消失時，正之才關上了小花園的鐵門。小鐵門已差不多要脫離轉軸倒下來了，正之費勁地提推着它，它「嘰嘰咔咔」地叫着，「砰」地卡進了插梢槽中。鐵門的邊上堆着一堆小丘似的泥土和十多塊七歪八倒的整磚和碎磚——這是「備戰、備荒、爲人民」的年月中所留下的挖防空洞的遺迹。其實，就連鐵門也差點被拆去送進煉鋼爐，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正之的父親還在家。但就當拆門運動進行到隔壁時，突然接獲上級的通知而停下了，正之想起了父親曾幾次地撫摸着鐵門，說它「命大」。父親清癯的面龐和削瘦的身影在他眼前似乎又浮現了出來，這是一襲記憶加上想像的形象：二十年了，二十年前，他只有十歲。他轉過頭去，楞楞地望着鐵門，不自不覺地走了回去，他的手摸上了鐵門，他似乎感覺到鐵門也和他一樣，正懷念着遠在幾千里路外的，在另一片土地上生存着的他的父親。

正之沿着花園裏殘破的水泥小徑向屋門走去。他推開門，走廊裏一片漆黑。走廊間是長年缺燈的。他踏進屋去，在那裏默默地站了一會兒。再用手把身後的屋門向着自己拉過來，外面墨藍的天穹與清明的寒月終於給最後一線掩上的門縫排擠到了屋外。他呆立在黑暗中，周圍沒有一線聲音。那是

他出生的地方，據母親告訴他，三十年前的一個深秋之夜，他就出生在這樓下的一間房間裏。他從未離開過那幢房子，三十年過去了，他長大了，成熟了，屋子卻衰老了，殘舊了。

他躡手躡腳地摸到了扶梯的邊上，踏上了扶梯的梯板上。年久失修的木板發出了「咯啦啦」的響聲。樓下的房門中的一扇被打開了，暗淡的黃光從裏面射了出來，一個年老婦人的頭探出來。光線勾劃出她那蓬蓬鬆鬆的頭髮和披着厚棉衣的上半身的輪廓，她用臉朝着正站在扶梯第二級上的他：她的臉對於他來說是一團黑呼呼的圓型，但他卻知道她是誰。

「嚴家姆媽，是我啊，我是正之。」

「你回來了嗎？去哪裏啊，這麼夜才回來？」

嚴家姆媽是一位退休工人。「文革」時，在正之家的部份房業被沒收後，才分配進來的房客。她每天忙於里弄的公衆事務，諸如節日值班，維持交通秩序，宣傳計劃生育等等。忙完了里弄工作還得趕回家來煮飯，爲了丈夫和兒子們能在一日辛苦工作回來後能享受一頓熱騰騰的晚飯。她很關心正之，一半是因爲同情那個父母都不在身邊的「神經有毛病」的孩子，另一半可能是里弄和派出所方面的意思——至少正之這樣認爲。

「朋友生日，完了，還在浦江邊上踟躕了一圈才回來。」

「噢……有人找你……是派出所的丁同志；下午兩次，晚上又來過一次，他說，讓你回來後不要再出去了。」

正之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地涼了下去，跌到了冰點。「丁同志？……」他喃喃地說。他的兩腿開始顫抖，面色刷地蒼白起來。幸虧是在黑暗中，對方不可能看清他的表情的變化。

關上的房門又將正之棄留在了黑暗之中。他站在原地久久沒有動一步，他的心沉重得可怕，雙腳卻輕飄得失去了立地的感覺。「派出所的丁同志……」他感到耳孔內「嗡嗡」作響，他幾乎失去了自制力。他的第一個思想就是樂美——他要去找她，只有她才能明白他的恐懼，因此也只有她才能安慰他。一種強烈的向屋門口重新衝過去的慾望佔有着他。他想像着自己會如何飛快地扭開門把，衝入花園，接着是那扇朽殘的鐵門和那條長長的醒着黃色路燈的弄堂；他要去趕乘那最後一班的二十一路無軌電車，讓它把自己搖搖晃晃地載送到樂美家的窗口下；那兒一定還亮着燈光，她還不會睡，這點他可以肯定；他會在窗口下喊着她的名字，她便會探身出來，一頭散開了的長髮，接着是那半截粉紅色的睡衣；他會叫她立即下樓來；當她的身影在弄堂口困惑地出現時，他將會撲過去，緊緊地抱住了她，告訴她說：他不能再回家去了，麻煩已肯定降臨在了他們的頭上……

但這只是一系列的想像；他作出的卻是與此相反的動作：他轉回身去，向着二樓自己的房間走上去。他不能那樣做，在這麼一個冬天的深夜，不顧一切地奔出去，嚴家姆媽會怎樣想？她又會怎樣來向她的「上司」形容他的反常行為呢？——這決不是「精神病」所能解釋的，這只會使他陷入更大的被懷疑和麻煩之中，假如真有麻煩已經形成，並在等待着他的話。

他不知道自己怎樣地走到二樓，到了自己的房門口，並取出了鑰匙開了房門的。當他稍能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時，他已站在了房間的中央，房門已被關上，燈卻仍未打開。他俯下身去，扭開了那座老式的落地燈。

整間房間立即在一片柔和的燈光中出現在了他的眼前。這是他熟悉了幾十年的地方：柚木的牀、櫃、桌子和椅子，像那些已失去了青春年華的貴夫人，反射出一種深褐色的微光。褪色的紫紅的厚天